

臣道
為學

古今類腴

三

13
1802
3



門 4 3
號 1802
卷 3

新古今類腋卷之五

臣道類全 相體 六卿 進諫 勸講 侍從

守令 史官 文武

相體

泰爻曰包荒柔也用馮河剛也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

○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

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

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節南山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

音低。又音底。奉也。徐氏云。天根也。方氏云。

與師同人。所托宿。故氏星為王後宮。

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

輔也。

○大雅烝民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

仲山甫明之。○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王躬是保。出

納王命。王之喉舌。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胡傳曰。體元者。人君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師

傅之官。坐而論道。賞善罰惡。尊賢退不肖。其任重矣。

表記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周禮地官曰。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

與六卿之教。

與六卿之教。

大戴禮曰。天子不論於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

之道。不見禮儀之正。不廢應事之理。不傳古今之典。

不閑威儀之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此之屬。太師

之任也。○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人。無禮於大

臣。不忠於折獄。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信於諸侯。不

議於戎事。不厚於德。不强於行。不從太師之言。凡是

之屬。太傅之任也。○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

不序。聲色不中律。進退升降不以禮。俯仰周旋失節。

不序。聲色不中律。進退升降不以禮。俯仰周旋失節。

凡此之屬。太保之任也。

荀子曰。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恭已而已矣。總萬方

淮南子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治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斷。大包不豆。大勇不鬪。大兵不寇。新書曰。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

史。陳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漢。丙吉曰。人鬪殺傷。長安令京兆尹所當禁。吾備位宰相。不親小事。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典調陰陽。職所憂也。公孫弘贊曰。三公者。百僚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

朱浮傳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

誠知宰相自有體也。

梁冀傳曰。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中於道則易以興政。乖於務則難乎御物。

何進曰。古者民約事謹。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才。不能及古。如今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大化久未洽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位。分職分政。以考功效。

百官志曰。宰相事無不統。故不以一職名官。○三師不主事。不置府僚。蓋與天子坐而論道者也。

唐房杜贊曰。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蔽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歟。韓愈曰。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也。

高季輔曰。謀猷之臣。臺閣之史。不崇簡易而昧經遠。執憲則以深刻為奉公。當官則以侵下為益國。非體也。

姚崇贊曰。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

以持天下之正。為道不同。同歸於治。

宋程鉅夫曰。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殖貨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也。○朱熹曰。大臣以天下之事為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

六卿

周官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

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商頌曰。允也天子。降於卿士。

左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伯也。○胡傳曰。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國之置卿。猶屋之有楹也。

曲禮曰。天子建六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

太士。太卜。典司六典。

家語曰。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為轡。均仁以為柄。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春秋漢舍孽曰。三公在天為三台。九卿為北斗。三公象五嶽。九卿法河海。

韋昭註曰。卿慶也。言萬國皆慶賴之也。

帝王世紀曰。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

蔡邕獨斷曰。尚書令入參機衡。五蹈九列。七統三事。和神人于宗伯。理水土于下台。訓五品于司徒。耀三辰于上階。

漢李固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也。

晉詔曰。尚書萬事之本。王化所由。宜參貳親賢。以康庶政。

邢子才表曰。揚職萬機。總任百揆。權衡庶物。準的群僚。可以助日月之光華。增天地之高厚。隋百官志曰。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斯乃文昌天府。

高季輔曰。尚書八座。人主所責成者。宜擇渾厚修潔者任之。

宋孫何對真宗曰。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故周之令府。漢之尚書。立庶政之本根。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音二

十四司。燦焉星拱。四海九州之大。若網之在綱矣。

文獻通考曰。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為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為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為御史大夫。

宣廟曰。庶官賢否。關國家之治亂。掌銓衡者。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一事得人。則一事理。一邑得人。則一邑安。

進諫

坎父曰。樽酒盞。貳用缶。納約自牖。

樽酒不事浮文也。貳益也。缶誠也。自

滿因其明處而納終无咎。○豐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罔命曰繩愆糾繆格其非心。

小雅鶴鳴曰鶴鳴九臯聲聞於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穉他山之石可以為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節南山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訥式訛尔心以畜萬邦。家父周大夫名言王致亂之由始于一心之義

以養成萬邦之禍蓋答王誤用尹氏也

左傳曰道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周內史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少儀曰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急則張而相之廢則掃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表記曰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周禮曰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

師氏掌以媿詔王。保氏掌諫王惡。

家語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二曰慝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惟度主以行之。吾從其諷諫乎。

韓詩外傳。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

韓非子曰。所說出于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

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踈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

說苑曰。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

白虎通曰。臣之諫君。法金正木也。子之諫父。法火揉木也。臣諫君以義。故折正之也。子諫父以恩。但揉之也。

論衡曰。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猶以夏進爐。以冬

奏扇亦徒耳。

文中子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其志直。其言危。直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為乎。史宋世家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于民。吾不忍為也。

趙良曰。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上父偃曰。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故事無遺策。功流萬世。

漢李雲曰。禮有五諫。諷為上。若夫托物見情。因文載言。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於正。曷其絞訐摩上。以銜沽成名哉。

崔駰曰。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內忠者。謗也。

晉王濬曰。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顧嫌避咎。此人臣不忠之利。非人主社稷之福。

宋周朗曰。昔婁敬戍卒。委輅輅輓而遷帝都。馮唐老賤。片詞以悟明主。素無王公卿士之貴。非有積譽取信之資。徒以一言合旨。仰感萬乘。自此山壑草萊之人。

布衣常帶之士。莫不踵闕獻書。烟霏霧集。

唐本紀曰。君臣之際。可謂難哉。蓋明者慮於未萌而難知。暗者告以將及而不惧。故先事而言。雖忠而不信。事至而悔其可及乎。

李渤疏曰。夫以下摩上。士所甚患。然取名過多。故上失德。則與下爭名。若或依古肆言。高而難從。逆之似傷道。行之不切時。又言事常弊也。

劉蕡曰。臣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賈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

陸贄曰。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宋范鎮對仁宗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咸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陰賜於天下。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石介上英宗曰。君有佚豫失德。悖亂無道。荒政拂諫。廢忠慢賢。言官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作威。言官得以糾繩之。將有兇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毒民。言官得以彈劾之。

歐陽修曰。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司馬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蘇洵曰。諫法有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慎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

呂祖謙曰。進諫之道。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吾之言。楊誠齋曰。君子之事君。有以言諫者。有以身諫者。君有過言。力為之繩。此言諫也。君有過行。痛為之糾。此身諫也。吾聞其以身諫者。從以言諫者。凶。蓋吾君之過。與其回之。孰與消之。與其救之。孰與先之。金世宗曰。古之諫者。既忠於國。亦以求名。今之諫者。為利而已。

金楊雲翼上宣宗疏曰。人臣有事君之禮。有事君之

義禮不敢齒君之跡馬。蹶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仗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一陳之。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者。獻其否。君曰否而有可者。獻其可。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刃輪。有不恤焉者。使姑狗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國家何賴焉。元拜住對英宗曰。盤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

高廟曰。責難不入於昏君。諂諛難動於明主。仁廟曰。勿為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成怠。丘濬正朝廷疏曰。天下之患。莫大於人君處危亡之地而不自知。人臣知危亡之禍而不敢言。為人上者誠能廣陳言之路。善者有賞。非者無罪。當言而不言者有罰。則大臣不至持祿。小臣不至畏罪。而下情上通矣。○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改。夏鍤上疏。揀鄒智等曰。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

古今類聚 卷五
以彰其譽。有謫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罹今日之禍。亦成後世之名。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禍。然亦無名。而名固歸於人主之一身矣。倪岳會議災異。陳言曰。夫言之於無事之日。不足信。言之於有事之日。不及行。是故進言之道。自古難之。章懋諫元宵燈火。疏曰。知其不可。猶順而為之。是不忠也。知不可為。而不以實聞。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

勸講

大雅卷阿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大禹謨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皋陶謨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伊訓曰。修厥身。允德協於下。惟明后。說命曰。惟說不言。有厥咎。表記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國語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

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

荀子曰。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矯然剛折。端立而無傾側之心。○人之不善而能勸之者難矣。說之不行之。言之不從者。其辨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其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持之固之。辨之明之。又中其所善。能入于人心。則說無不行矣。

說苑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威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論之。分別以明之。懽忻憤懣以送之。夫是以謂之講說。○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其勞。

抱朴子曰。進則正辭切論。改過箴闕。退則端誠杜私。知無不為。

師尚父道丹書曰。箴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

文中子曰。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

漢王吉曰。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義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掇之間哉。

谷永曰。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入則鄉唐虞之閔道。王法納乎聖聽。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烈施乎政事。

崔駰曰。陛下使臣侍講。歷半歲不一問經義。臣死功不足副厚恩。

宋程顥曰。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蔽者暗處也。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以告之。求信則易也。○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誠積而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人。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以已誠上達。而其君信之之篤耳。○人主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

願選名儒勸講。為之分直以備顧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胡寅曰。臣之事君。格其非心。褊狹者宜廓以寬弘。急促者宜道以紆緩。

呂祖謙曰。講論治道。不當言主意難移。當思臣道未盡。不當言邪學難勝。當思正學未明。

侍從

同命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僕臣正。厥

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大雅綿曰。予曰有疏附。率上親下予曰有先後。予曰

有奔走。予曰有禦侮。

左傳曰。其為太子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

也。嬰齊側俱○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

也。

禮運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

無為也。以守至正。

荀子曰。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

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滅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忠經曰。君子之事上也。入則上其謀。出則行其政。居則思其道。動則畢其儀。秉職不回。言事無憚。苟利社稷。則不顧乎身。

漢王吉曰。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

齊記曰。內侍帷幄。外吐絲綸。威厲風霜。志迴天日。

唐史曰。凡今在位。其任重者。其罪大。職近者。其責深。侍司之職。頗亦為近。是宜當責。安可擢榮。

陸贄曰。立國之本。所繫于元良。弘教之方。必由于端士。非精識前典。德冠當時。恭敬溫文。其將安儼。吾是以輟台階之老。選宗室之賢。輔翼春闈。是實教諭。

爰延曰。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駭於目。

南史恩倖論曰。環纓歛笏。俯仰晨昏。瞻帷坐而竦躬。

陪蘭檻而高眄。探求恩色。習覩威顏。

韋執誼曰。備待顧問。辨駁是非。典持繼續。受遣群務。凡一世得失。動為臧否。職之重也。

宋韓維曰。邇英閣者。陛下間燕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經則史。可以博咨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

職林曰。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

明鑾坡遺事曰。玉署之設。密邇紫闈。每夜漏既上。宮

鑰並入。有大號令。急奏。惟天子與學士知之。雖

之士。充滿千廬。典司翰墨。一人而已。丁本錄曰。先後左右。以道義輔予。豈特專文墨視草而已。

守令

舜典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唯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絕拒任惡凶人。○周官曰。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大雅崧高曰。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

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翰。翰。蕃。蕃。四方于宣。○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左傳曰。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力而使割也。其傷寔多。子之愛人。求傷之也。

曲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家語曰。子路治蒲。請見孔子曰。由。願受教。夫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汝。恭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讎。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以忠潔。則政不難矣。○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夫子稱子路治蒲。子貢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善可得聞焉。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墉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

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廷。廷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民不擾也。

荀子曰。政法令。舉措時。聽斷公。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

說苑。董安于治晉陽。問政于蹇老。蹇老曰。忠信敢。董安于又問曰。安忠乎。曰。忠于主。曰。安信乎。曰。信于令。曰。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

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雖治猶未至也。

史。令二千石脩職。詔曰。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

太史公曰。政令以道。民也。刑法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奉職循理。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董仲舒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

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令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也。

漢禮樂志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音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

公孫弘上武帝疏曰。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

宣帝詔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殆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効。輒以璽書勸勵。增秩賜金。○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

馬不疑戒暴勝之曰。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

酷吏傳曰。溫舒有虎冠之吏。延平有屠伯之名。

古今類用 卷五 三十一
章帝詔曰。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安靜之吏。悃悞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

明帝詔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卓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法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南陽民歌朱邑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

宋張廡問傳燮曰。丈人發奸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凝滯。

隋酷吏傳叙曰。古之善牧人者。養之以仁。使之以義。教之以禮。隨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故人敬而悅之。愛而親之。然則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故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化之人。夫吏之浸漁。得其所欲。

古今類賦 卷五
雖重其禁。猶或為之。吏之清平。失其所欲。雖崇其賞。猶或不為。况於上賞其姦。下得其欲。求其廉潔。不亦難乎。執心平允。終行仁恕。餘風遺愛。沒而不忘。寬惠之音。足以傳於來葉。○古語云。善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撫之使靜。水平則無損於隄防。人靜則不犯於憲章。然則易俗移風。服教從義。不資於明察。必藉於循良者也。

梁喪吏傳論曰。昔漢宣帝以為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為親民。是以道德齊禮。移風易俗。咸必由之。族彪制曰。今之郡守。古侯伯也。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人有父母之道焉。

唐張九齡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縣令出宰百里。今朝廷之士。入而不出。其於私計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從容附念。不動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于外也。知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為守令哉。○六合元元。兵衆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天子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也。

劉黃曰。守令之任。治亂之根本係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御豪彊。恩可以惠孤寡。彊可以禦奸寇。政可以移風俗。

陸贄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厚薄。以稽廉昂。視按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奸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

宋楊誠齋曰。脫之于蒼鷹暴虎之區。而加之以赤子乳哺之賜。拯之于嚴霜朔雪之林。而沐之以膏澤沾濡之惠。

史官

小雅賓之初筵曰。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

左傳曰。趙穿攻其君於桃園。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何。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太史書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氏盡死。執

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曹劌曰。君舉必書。書而不
法。後嗣何觀。

王藻曰。天子元端而居。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
之。

周禮曰。內史掌王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凡命諸侯
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
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史官脩掌國史。
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代之序。禮
樂師旅之事。誅賞興廢之政。皆本於起居。

漢班固論曰。司馬遷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
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
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
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
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
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
謂之實錄。

馬班總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
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諒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

古今類用 卷五
而事覈。固文瞻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誹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仁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捷也。

荀悅申鑒曰。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彰。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

南齊書序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所托。而後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避德。非常之迹。閤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擣杌。鬼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通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

隋經籍志曰。夫史者。必求博文強識。疏通知遠之士。使居其位。百官衆職。咸所裁焉。是故前言往行。無不識也。天文地理。無不察也。人事之紀。無不達也。內掌八柄。以詔王治。外執六典。以逆官政。書美以彰善。記惡以垂戒。範圍神化。昭明令德。窮聖人之至蹟。詳一代之壘壘。

唐褚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史臣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

房玄齡對太宗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司馬貞曰。漁獵則窮於百氏。筆削乃成於一家。韋安石曰。世人不知史官之權重於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相。所以畏懼者也。

劉知幾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惟漢東觀。集群儒。稱述無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為首。袁宏家自為政。駿子政子駿四每紀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

古今類用 卷五
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為廣。今惟詢採二史。不注起居。百官弗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藉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今作者如林。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邵見讐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奸雄。班固抑忠臣。飾主闕。今史官注記。類稟監修。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今監者不肯指授。脩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

史有三長。才學識也。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

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榱桷。

榱音駢。榱皆美材。

斧斤弗能成

室。

袁樞曰。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可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

杜正倫曰。君舉必書。言存於左右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

宋程子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

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惡殘殺之極。以酷見傳。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與古史之意異矣。

樂城志曰。左右史官。號為要地。手刺策書。足以明枉直之効。密侍殿陛。足以觀進退之詳。

真德秀曰。史官者。是非之權衡。公議之所繫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筆。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

彙錦曰。公者道之衡。作史而出于公。則述其所難者必易。私者疑之府。作史而出于私。則述其所易者終必難。

明楊榮曰。愛名者以史筆為榮。知道者以史筆為懼。王鏊曰。班固以後。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官。皆世守之。人主所在。執筆以從。隨其言動。皆親見而直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負而無定職。人主動

靜。邈不相及。政事不及與聞。惟易世之後。則集前後
奏疏。而分曹書之。以宰臣為總裁。奏疏之語。果皆實
乎。分曹之人。宰臣之意。果皆公且直乎。且生於數十
年之後。追書於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
所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燭
其情偽。或奪於衆。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於
才。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勲業。汨沒不傳。而姦愼
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為世戒。監領者。又往往以私
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文武

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文侯字也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

升于上。敷聞在下。○汝克昭乃顯祖。肇刑于前。文人

顯祖文人皆指康叔汝多脩扞。扞完我于艱。

六月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玁狁孔熾。我是用急。

王于出征。以匡王國。薄伐玁狁。以奏膚功。有嚴有翼。

共武之服。事也共武之服。以定王國。薄戎玁狁。至于太

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崧高

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烝民曰。人亦有

言柔則茹音女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音鰥寡不畏疆禦

胡傳曰行役則有文告之詞疆場則有守禦之備

聘義曰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

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

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

三畧曰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

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

下之福

韓子曰為王腹心為國爪牙仁行如春威行如

漢崔駰達旨曰昔孔子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

杼曹劌舉節於柯盟卞嚴見捷於疆禦范蠡錯勢於

會稽伍員樹聲於栢舉魯連辨言以退燕包胥單辭

辭而存魯唐睢華顛以悟秦甘羅童牙即史所謂稚齒而報

趙顏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華顛首也

袁紹與孫瓚書曰夫處三軍之師當列將之任宜令

怒如嚴霜喜如時雨減否好惡坦然可觀而乃二三

其德彊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

質要為壯士者固若此乎。

魏曹植疏審舉之義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壇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隆。晉劉元海對朱紀范隆言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固君子之所

恥也。一生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

梁世祖檄曰。按劍而叱。江水為之倒流。抽戈而揮。皎日為之退舍。

陳伯之書曰。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輅建節。奉疆場之任。

文學傳序曰。經禮樂而締國家。道古今而述美惡。非文章不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學。咸貴尚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

劉勰文心雕龍序曰。唯文章之用。實經典之枝條。五經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

宋太祖詔曰。或履道廣流。秉德冲逸。或雅量高劭。風鑒明遠。或識難知正。才略開邁。咸文德以熙。帝載武功。以隆景業。固以侔蹤姬旦。方軌伊召者矣。

謝靈運傳論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往。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齊張融自序曰。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

陳世祖詔曰。或締構艱難。經綸夷險。或摧鋒冒刃。殉義遺生。或宣哲協規。綢繆帷幄。或披荆汗馬。終始勤勞。莫不罄誠悉力。屯泰以之。

蔡景歷對高祖曰。通儒博識。英才偉器。雕麗暉煥。摛按絢藻。子雲不能抗其筆。元瑜無以高其記。尺翰馳而聊城下。清談奮而羸軍却。

隋文帝優詔褒韓擒虎曰。申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

一隅。高明塞于宇宙。盛業光于天壤。

王傑等總論曰。文士懷溫恭之操。其弊也懦弱。武夫稟剛烈之資。其弊也敢悍。故有使酒不遜之禍。拔劍爭功之尤。

楊素誅柳機曰。修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

楊素傳論曰。掃妖氛於牛斗。江海無波。摧驍騎於龍廷。匈奴遠遁。

周武帝賜素詔曰。論文則詞藻縱橫。語武則權奇間出。

文苑序曰。負宏衍之思。挺棟幹于鄧林。擅俊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揚為之傑。東京之朝。茲道逾扇。咀微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為之雄。

文學傳叙曰。江左宮商。發越貴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于時用。文華者宜于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

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矣。

經籍志曰。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而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為大夫。言其因物騁辭。情靈無壅者也。○雅志傳於游夏。餘波鼓于屈宋。

後魏李騫釋情賦曰。百揆鬱以時叙。四門穆其惟清。如得人於漢世。比多士於周廷。有一匡以作相。或十亂而為楨。各秉文而經武。故天平而地成。

崔僧淵復蕭鸞書曰。文士競謀于廟廊。武夫効勇于

疆場。

北齊文苑論曰。文之所起。情發於中。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摛黼黻於生知。問圭璋於先覺。譬彩雲之自裁。五色。猶儀鳳之冥會。八音。唐魏元忠上高宗曰。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何益治亂哉。養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陸士衡識能辨亡。無救河陽之敗。

元劉秉忠疏曰。君之所任。在內莫大乎相。相以領百官。化萬民。在外莫大乎將。將以統三軍。安四域。內外相濟。國之急務。必先之也。

明楊慎瓌語曰。歐陽公之文。粹如金玉。蘇公之文。浩如江河。歐之模寫事情。使人宛然如見。蘇之開陳治道。使人惻然動心。皆前無古人矣。至於老泉之文。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著。若引星辰而上也。若求其侶。在孟荀之間。又漢之上。不可以文人論也。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五 終

古今類腋

卷五

三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六



為學類一夫希聖稽古求師取友虚心

謹言慎行

希聖

乾文言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之。可與幾也。知終之。可與存義也。○蒙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係辭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

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君陳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小雅小旻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家語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

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子思曰：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勵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

孔叢子：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矣。

荀子曰：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

以窮無窮。極無極歟。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

鶡冠子曰。一日兢兢孜孜。一歲兢兢孜孜。一歲堯舜。日日歲歲與聖同貫。子為堯舜乎。堯舜為子乎。蕩蕩巍巍。復在目中矣。

楊子曰。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晞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晞之則是。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一閩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眾說之小也。

潛夫論曰。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由待學問。其知乃博。其德乃碩。而况凡人乎。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蚕繭之絲耳。及正之以繩墨。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

章。可羞於鬼神。可御於王公。

文中子曰。吾觀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
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所持循。吾觀
千載而下。聖人在下者。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
述作大明。後之脩文者。有所折衷矣。

漢董仲舒。天人策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
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班嗣曰。吾子已貫仁義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
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既繫學於世教矣。何用大

道為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得其髣髴。又
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

唐韓愈贊曰。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及利以樸。剗
偽以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要之無抵牾。聖人

者。言無與聖
乖違者。

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皇皇於仁義。可

謂篤道君子矣。自佛老顯行。聖道不斷如帶。愈獨喟
然引聖。爭四海之惑。始若未之信。卒大行於時。昔孟
軻距楊墨。去孔子才同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
歲。撥亂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

宋張載曰。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之蔽也。劉光祖對光宗曰。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偽。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世方以文為病。

陳止齋曰。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學而至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亦人也。夜思晝行。孳孳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

明王文成曰。聖賢之學。明倫而已。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伯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浮辭。背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孔孟之訓。昭如日月。九支離决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捨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爝之微也。不亦繆乎。

陳白沙曰。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智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

○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為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太嚴也。使著於見聞者。不睹其真而徒與我嘵嘵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辭愈多而道愈窒。楊守陳題講學曰。內得未深。外資未博。如木之方植而易搖。如泉之始導而易塞。

稽古

乾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說命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微子命曰。王曰猷。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脩其禮物。○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畢命曰。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大雅丞伯曰。古訓是式。○假樂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大雅烝曰。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抑曰。其在于今。興

古今類聚 卷六 六
迷亂于政。顛覆厥德。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左傳曰。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曲禮曰。博文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經解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

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

比事。春秋教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

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

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

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

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

儒行曰。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

為楷。

管子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荀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

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真積

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

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蠕音軟。一亦動也。

可以為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

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
淮南子曰。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瓠。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鍾。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瓠之足羞也。藏詩書。修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扣瓠之徒也。
韓詩外傳曰。不習為吏。視已成。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戒。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為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為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

楊子曰。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理者莫辨乎春秋。

論衡曰。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稽古博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夫通人猶富人。不通猶貧人也。俱以七尺為形。通人胃中。懷百家之言。不通者空腹無一牒之誦。貧人之内。徒四壁立也。

抱朴子曰。按六經。玩百氏。然後知面墻之至困也。夫人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也。

古今類聚 卷六 八
文中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九師出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于齊魯。○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

薛收曰。六經者。聖人之言。孔子所以發明天人之極也。史道成敗得失。亦足以鑒。然謬於是非。非六經比。史賈誼過秦論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常。變化有時。

功臣表曰。居今之世。識古之言。所以自鏡也。

司馬遷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故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弗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馮異遺李帙書曰。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胡廣曰。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資之於故老。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

陳史曰。九流七畧之書。名山石室之記。汲郡孔堂之

書。玉箱金板之文。

隋儒林傳論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世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若夫篤志不倦。自求諸已。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見重明時。實惟稽古之力也。

潘徽集禮序曰。賾無隱而不探。事有難而必綜。至於宋。標綠華。垂丹篆。刑名長短。儒墨是非。善圃翰林之域。理掘談叢之內。謁者所求之餘。侍醫所校之逸。莫不澄澹。辨涓。拾珠棄蚌。

隋經籍志曰。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緯地。辨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大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見念。則有王公之貴。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也。

北齊文苑傳論曰。謂石為獸。射之洞開。精之至也。積歲解牛。善然游刃。

善音護。皮肉相離。聲也。與騞同。從牛。石。注。子善然。響然。奏刀。騞然。

習之久也。安有至精久習而不成功者為。

唐李石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因文害事。

宋豐稷曰。人君明足以察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刑文王。成王所以賢。

潛室陳氏曰。明道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如何。曰。徒記誦該博。而理學不明。不造融會貫通處。是逐其小者。忘其大者。反以無用之物。累其空明之心。是為玩物喪志。○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

元吳澄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黃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公其元。程張其亨。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乎。

求師

蒙彖曰。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

瀆則不告。利貞。

仲虺誥曰。能自得師者王。○說命王曰。台音怡小子

舊學于甘盤。

小雅鹿鳴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忼。音洮。薄也。

君子是則是倣。

穀梁傳曰。子既生。不免水火。母之罪也。成童。不就師。傳。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師之罪也。

曲禮曰。禮聞取人。不聞取於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檀弓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

○學記曰。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

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不學操縵。不能安絃。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操縵。博依。

退息時當操弄琴瑟。求物。雜服。皆言。不興其藝。不能樂學。

○師嚴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君子之於學也。歲焉

脩焉。游焉。息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

信其道。是以雖離師傅而不反也。今之教者。呻其佔

覘。音簡。畢也。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

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拂。夫然。

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自知其益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家語曰。孔子適周。問禮于老聃。訪樂於萇弘。

荀子曰。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呂覽曰。求師者不化。召師者不化。自卑者不聽。卑師者不聽。

白虎通曰。黃帝師力牧。顓頊師綠圖。帝嚳師赤松子。帝堯師務成子。帝舜師尹壽。禹師國先生。湯師伊尹。

文王師呂望。武王師尚父。周公師鬻叔。孔子師老聃。天子太子諸侯世子皆就師於外。

或問小知之士。可謂師乎。揚子曰。是何師與。師之貴也。知大知也。小知之師亦賤矣。

文中子曰。度德而師。易子而教。○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

漢董仲舒天人策曰。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

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元帝賜蕭望之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

班彪曰。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棠谿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銚山中之恒劍也。冶工鍛鍊成爲銚

利。豈劍有異質哉。工良師巧。鍊一數至也。宋臧燾曰。人屬從師之志。家競專門之術。藝重當時。

所居一旦成市。黌舍暫啓。著錄或至萬人。唐韓愈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

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

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宋周子曰。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于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程子曰。古之人得其師傅。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傅。故非明道不能知經。

李愿中曰。聞之天下。有二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門。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

呂東萊曰。歐陽脩有云。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薦敬。薦敬然後能自守。自守然後果於用。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

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者深矣。

呂藍田曰。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于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敢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則有講而未聽。學至於有講而未聽。則無講可矣。

陸象山曰。子雲謂務學而不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

取友

隨爻曰。出門交有功。○損爻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兌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係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洪範曰。允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

鄭風鷄鳴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大雅桑柔曰。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弋亦獲。○伐木

曰伐木丁鳥鳴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學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僻廢其學。○相觀而善之謂摩。○儒行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表記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敗。○其所與遊。辟也。管仲用盜為臣故云

左傳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

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勝己者處。賜也悅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子產於民為惠主。于學為博物。晏子于君為忠信。而行為敬敏。故吾皆以兄事之。○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

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上親賢。則下擇友。○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蓋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

管子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吾所事公

子糾敗。吾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恥二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

荀子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于物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去邪僻而近中正也。○嗜欲得而信衰於友。

孔叢子曰。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楊子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劉歆曰。才非交不用。名非交不發。身非交不立。白虎通曰。朋友之道有四焉。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

論衡曰。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其漸染然也。

諸葛亮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棄。能貫四時而不衰。歷險夷而益固。

梅子曰。君子之交也。以道契親。淡而長存。小人之交也。以慢狎投。甘而易變。

文中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故寡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多怨。

劉峻廣絕交論曰。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雲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颺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刀錐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

韓子曰。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

謂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腑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及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擠之而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由師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

亦樂乎。

程子曰。朋友講習。莫如相觀而善。近世以相歡洽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以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至也。

胡宏曰。能攻人寔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寔攻者。為尤難。人能攻我寔病。我能受人寔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

黃榦曰。朋者。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敘有典。此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

則天典不立。人道化為夷狄矣。朋友道絕。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綱紀人倫者也。

陽明子曰。孔子大聖。尚賴三益之資。致二損之戒。吾儕從事於學。顧隨俗同污。不思輔仁之友。欲求致道無是理矣。

虛心

咸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書曰。稽於衆。舍己從人。

大雅抑曰。民之靡盬。誰夙知而莫成。

學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

關尹子曰。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鍾鼓無我。能見大音。

尹文子曰。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強梁者死。滿足者亡。飄風暴雨。不能終日。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冲即正。其盈即覆。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其弊不成。

荀子曰。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也。○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
淮南子曰。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聖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舟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伎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歛也。合之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

齊丘子曰。游雲無質。故五色含焉。明鏡無瑕。故萬物象焉。夫百步之外。鏡則見人。人不見鏡。斯為驗也。

譚子曰。鏡非求鑒於物。而物自投之。索非求飽於器。而器自實之。是故鼻以虛受臭。耳以虛受聲。目以虛受色。舌以虛受味。所以心同幽冥。則無物不受。

劉子曰。瞽無目。而耳可以察。專於聽也。聵無耳。而目可以聞。專於視也。

陳思王上魏文帝曰。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鳩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

愛能者。慈父之情也。

王昶曰。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及報焉。

宋顏延之廷誥文曰。從事于人者。無一人我之心。不以已之所善謀人。為有明矣。不以人之所務失我。能有守矣。已所謂然而彼定不然。奕棋之蔽也。悅彼之可而忘我不可。學藝之蔽也。

唐柳玭戒子曰。夫士君子生於世。已無能而望他人用。已無善而望他人愛。猶農夫鹵莽種之。而怨天澤不潤。雖欲勿餒可乎。

宋周子曰。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蘓子曰。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

蘓頌對神宗曰。人主聰明不可有所嚮。有則偏。偏則為患大矣。唯應之以無心。則無不治。

張子曰。虚心。然後能盡心。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

非較然易見。當為不當為之事自知。○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為。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

李氏曰。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斷不一矣。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

朱子曰。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有主則虛。虛則外邪不能入。敬則自虛靜。故邪不得而奸之也。

陸氏曰。今夫瓶罍有水。實內。則雖江河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

高皇語學士朱善曰。君子揚人之善。不矜已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已之過。

成廟語侍臣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

心。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憂其所不足。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泆。敗日至矣。憂其所不足則志下。志下必能虚心而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

拘虛悟言曰。山虛而雲生。谷虛而泉出。有所受也。君子虛以受人。故能聚天下之善而時出之。

王陽明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者。日不足矣。

謹言

頤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咸爻曰。咸其輔頰舌。○家人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困彖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艮爻曰。艮有輔。言有序。悔亡。○繫辭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易其心而後語。○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

屈。

禹謨曰。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說命曰。惟口起羞。○洪範曰。言曰從。從作乂。○皇極之敷言。是彝是

訓。

兩無正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音維躬是瘁。哿矣

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言能諂諛始可容身刺也○巷伯曰。緝

緝翩翩。謀欲諧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賓之初筵

曰。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罰也○匪

言不能胡斯。畏忌。○大雅板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

辭之憚矣。民之莫矣。○抑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

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慎爾出

話。○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都

人士曰。出言有章。

左傳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遠怨於其身。小人之

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

曲禮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人

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禮器曰。出言不

以禮。弗之信矣。○表記曰。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

古今類事

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德。○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雜記曰。居其位。無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緇衣曰。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蔽。則民謹于言而慎于行。○君子約言。小人先言。○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

家語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已。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已。○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此老子送孔子之言○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惡。○失言勿掎。

荀子曰。言有召禍也。行有召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口非是。無欲言也。

揚子曰。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

古今類聚 卷六 二十七
論衡曰。君子言堂滿堂。言室滿室。如正是之言。出堂之人。皆以為希聞而聽之。然後乃滿。如非正是。人之事而厭之。安得而滿。言不可不慎也。

徐幹中論曰。君子之於言。所出貴也。如夏后之璜。商湯之輅。安得常有。○言以求道之中。苟非其中。雖美說。何異乎鳴之好鳴。音雖王鳴也。春暮始鳴。鐸之喧譁哉。

曹子傳曰。鳥鳴之惡。自取滅。人言之惡。自取憎。昔荆之梟。將巢于吳。鳩遇而問之。梟曰。荆人惡子。鳩曰。子不能革子之音。吳楚同之也。鳥羽猶以惡聲見異。况

于乎。慎之慎之。

三管寧曰。潛龍以不見為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

宋顏延之廷誥文曰。言高一世。處之逾默。器重一時。體之滋冲。不以所能干眾。不以所長議物。

范泰疾疫表曰。言動於心。道敷自遠。桑穀生朝而殞。熒惑犯心而退。

北史魏收戒子姪曰。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周廟

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欹器在後。

唐徐伯彥樞機論曰。言者德之柄。行之主。志之端。身之文也。君子之樞機。動則物應。得失之見也。可以濟身。亦以覆身。否泰榮辱一係之。能審思而應。精慮而動。擇其交以後談。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宋張詠曰。事君者。庶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

畢仲游貽書戒蘇軾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辨。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深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於詩歌。贊于賦頌。托于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言語也。今知畏於口。而不知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治病。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

吳氏曰。言心聲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偽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貪戀也而言閒。

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澹閒適之言。而洞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偽哉。

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鏜鏘。人不以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誰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鍾鼓矣。

程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凡立言。欲含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為貴。

薛文清曰。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南山素言曰。古之言也。心之聲。今之言也。口之聲。古之文也。言之文。今之文也。文之文。今之心。亦有異於古之心乎。

慎行

乾文言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象曰。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坤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

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履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上爻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無妄象曰。無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大過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艮象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繫辭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君子藏善於身。待時

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危以動。則民不與也。
 禹謨曰。敬脩其可願。○臯陶謨曰。慎厥身。脩思永。○湯誥曰。無從匪彝。無即愒淫。○太甲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說命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泰誓曰。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洪範曰。惟皇作極。有猷。有為。有守。○蔡仲命。王曰。惟爾率德。改行。

克慎厥猷。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
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

鹿鳴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抑曰。順德之行。○白
華曰。人之無良。二三其德。○鼓鍾曰。淑人君子。其德
不回。

左傳曰。明恕而行。要之以禮。○君子動則思禮。行則
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

曲禮曰。敦善行而不怠。○玉藻曰。山立時行。顛實揚
休。充實于內而
休見于外○表記子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

動。則民作則。故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
而恭敬。○耻名之浮于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
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去聲弗率。以求處厚。○后
稷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欲行之浮于名也。故自
謂使人。

家語。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嫠婦。趨而托焉。不納。婦
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
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子聞之曰。欲學
柳下惠。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不可

古今類聚
卷六
謂智乎。

荀子曰。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瑟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聞。行無隱而不形。○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專。惟其當之為貴。○其為人也多暇日。其出人也遠矣。○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而輒冬。地不為人之惡遠也而輒廣。君子不為小人匈匈也而輒行。

淮南子曰。聖人不為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也。脩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已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已之不攘也。○君子不入獄。為其傷恩也。不入市。為其挫廉也。蹟不可不慎者也。

韓詩外傳曰。遇君則脩臣下之義。出鄉則脩長幼之義。遇長老則脩弟子之義。遇等夷則脩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脩告道寬裕之義。

卮辭曰。毋以智術殺身。毋以政術殺人。毋以業術殺子孫。毋以學術殺天下。

史。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

東方朔曰。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音厭說。稅音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鵲鴿。飛且鳴矣。飛且鳴喻孜孜。○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司馬遷曰。脩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托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董昭曰。孝者不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

士不探亂以微倖。智者不詭道以自危。

晉嵇康曰。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度而後行也。任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為也。是故傲音微行。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無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

孫思邈曰。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為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

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
周子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止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為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制行以已。非所以同乎人。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薛文清曰。勿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特兵法為然。蓋可以為防小人之法。

蒙泉雜言曰。天雖生才。才者未必成。君子則力學以成之。未嘗以已而負天。世實須才。者未必用。君子則委時以待之。未嘗因天而遺已。

新選古今類腴卷之六終

古今類腴
卷之六



